

# 网络文化的地方逻辑

徐翔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网络文化虽然具有去距离化、去空间化等技术特征, 但并非与地方性对立的范畴, 而是嵌入在地方—网络复合系统中的承载与延伸。网络文化处于现实的生产、生活的空间逻辑中, 地方在网络文化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并使得网络文化的反地方性产生自我异化的辩证逻辑。要充分自觉地意识到网络文化的逻辑所蕴藏的本质性和本体性意义, 把网络的地方效果从技术思辨的层面还原到社会文化的总体层面。

**关键词:** 网络文化; 地方; 流动空间; 虚拟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1-0114-05

## 一、引言

互联网作为一种电子化、数字化的传播媒介, 催生了日益强势的网络文化和网络虚拟空间, 并对现实的社会文化架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 网络电子空间对实在地理、地方的冲击得到了研究者较为普遍的关注和认可, 网络文化被认为具有去地方化、反地方化的社会文化属性。例如, O'Brien 指出数字网络对“地理的终结”,<sup>[1]</sup> Cairncross 指出电子文化中“距离的消亡”, Mitchell 指出网络具有“反空间”性质。有研究者认为, 电子通信“让‘距离阻力’这一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当距离一万英里与距离一英里所需的传输时间几乎相同时, 那么就表示‘时间—空间’在某种深层意思下已融为一体。”<sup>[2]</sup> 由于电子文化的速度、传播方式和哈维所谓的“时空压缩”, 传统的“地方”在网络文化时代不再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甚至有不少人极端地宣扬一种去现实化、去地理化的虚拟生活: “网际人类采取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生活。他们回避地理邻居, 却喜欢虚拟社区; 他们不喜欢(大多也不善于)面对面的交谈, 而乐于在计算机界面上的交流; 他们不愿去传统办公室而热衷于虚拟办公室; 他们不遵守居住社区的规范, 却是模范网民; 他们不去商场, 而喜欢网上购物。”

由于网络可以充分地让地方和距离淡化, 因此网络文化容易被设想为一种去地方化的文化形构。即使地方在网络中依然存在, 它也往往被界定为一种与反地方的网络空间或相互并行、或相互对立、或相互补充的文化范式, 而其中不变的基本预设都归结到了网络与地方的二元划分。例如, 一种有迷惑力的观点认为, 网络信息技术虽然对传统的地方空间造成了冲击, 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后者的地位。这类观点以二元划分的形式把地方和网络对立起来, 如卡斯泰尔所认为的, 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支配并开始改变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其所带来的问题是: 按这种逻辑, 网络时代地方之所以依然重要, 是因为网络力量的发展还不够强大。但事实上, 应该更为清楚地意识到, 随着网络的发展, 地方不是愈来愈弱化和淡化而是愈来愈强化。在此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 网络文化并不是与地方性对立的范畴, 而是地方的承载和延伸。网络文化尽管在表面上对地方概念与地方特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它本身却具有深刻的地方逻辑; 网络与地方尽管具有复杂的互动和交互关系, 但地方依然是网络文化的本体论基础; 网络文化的逻辑不能局限于网络文化中一些易变的、短时的、表层的现象, 而要深入到这些偶然和表象

收稿日期: 2011-06-07

基金项目: 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2011D002035000002)。

作者简介: 徐翔(1983-), 男, 江西上饶人,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文化传播与网络文化。E-mail: xuxiang@bass.gov.cn.

背后的总体趋势和内在诉求。

## 二、网络—地方间性中的地方性逻辑

网络以其技术手段营构出种种模拟化、虚拟化的数字场所，但是这并不等于它是去地方化、超地方化的，网络虚拟地点、网络公共空间的兴起并未改变实体的地方在主体的空间逻辑中的本体基础。不能只从技术思辨出发，而把电子网络与实在地方套以本质性的二元差异与对立模式。尤为重要的是，不能只看到“虚拟交往和传统面对面交往方式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互相补充和互相转换的复杂关系”，<sup>[5]</sup>而忽视了在网络虚拟与现实情境的关系中后者所具有的根本性。互联网络的数字信息手段在最初被普遍乐观地认为对传统的地方共同体和地方集聚性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消解和替代的可能，对“E托邦”的种种设想也伴随着这种去“地点化”的技术想象而浮现。但是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是把人的生存化约为信息技术的生存手段，而忽视了信息技术手段只是嵌入到人的生存形态和关系整体中的一个介质和局部。事实上，在网络时代，主体的生产和生活依然处于社会性的复杂交互与耦合之中。诚如布朗和杜奎德指出：“想要表明一个人有了一台计算机就能做任何事情的愿望，可能并不代表进步，而是倒退到人类尚未发现劳动分工的利益的该社会发展阶段。”<sup>[4]70</sup>网络的虚拟并不是一种完全的不受节制的、独立于现实系统的虚假性，而是基于一种模拟性和类真性。<sup>[5]</sup>在网络对空间和地方的虚拟和映射中，实在性的地方始终是一个基础和渊源的维度。网络生活场域中“在线”的精神交互空间并非孤立于乃至对立于“在世”的物理空间，<sup>[6]</sup>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在地方可以脱离网络但网络无法脱离实在，主体可以处在没有网络信息流的地方中，但无法处在没有地方实在的纯粹网络信息的“世界Ⅲ”中。

网络时代的生存所浸润与需要的地方经济社会共同体、物流、人际互动、信任机制等都离不开传统的以实在地方为轴心所组构的主体环境。现实的地方具有网络所不可替代的部分特征和功能，幻想网络能代替许多在地方共同体中的行为过于忽视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行为中的非媒介因素与非工具因素。“远距技术不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关系邻近性’不一定减少‘空

间邻近性’……非正式配合，是要在近距离内才可以直接建立起来的……即使跨越距离的技术已非常先进，但距离远未消失”。<sup>[4]160-161</sup>例如，“电子通勤”（telecommuting）曾被认为是交通出行的替代方式，但是这种替代的效应已经被认为是远远夸大了，有研究表明，新技术并未在事实上减少出行，而是增加了出行的弹性，出行总次数反而更高，只是有部分出行调整到了非高峰时段。<sup>[7]</sup>网络并未也无法占据主体生存形态及其地方空间逻辑的全部。“流动空间并未渗透到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事实上，不论是在先进的还是传统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地方里，并且感知到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因此，人们的住所及生产消费的地点……并没有因此消解成为‘无空间’逻辑”。<sup>[8]</sup>

在网络与地方的转换互动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耦合关系中某种意义上的单向性，进一步确认着地方在网络承载与延伸形态中的基础性地位。这种单向性表现在：部分实体地方与场所可以朝着网络模拟形态的方向转换，但网络虚拟地点却缺乏实体化的充分动力和充分体现。网上社区可以成为现实小区、现实共同体的移植与投射，但网上社区却无法发展成为现实的社区与共同体；线下活动可以辅助以线上的模式，但线下活动并非需要线上的传播技术才能进行和维持。这种单向性还具有一个内隐的地方性逻辑：网络由于其先进的“去距离化”、模拟仿真的技术手段，被预设为具有对地点与地方的超越性与代替性，因此它不需要实体地方对它的补充或转换，而地方则需要网络形态对它的补充或转换；如果它仍然需要这种实体地方的补充或转换，那么网络对地方的消解与超越就是一种不成立的命题，因为地方具有网络所无法代替与实现的许多特征与内涵，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强势的网络技术仍然需要地方的弥补，这恰恰更说明被认为支配和取代地方的强势网络在与地方的关系中的弱势。在网络与现实的看似双向实则单向的现实向网络的延伸中，网络遭受现实地方的不平衡侵入和“殖民”，最终朝着地方化的文化生态转变。地方在网络—地方复合构成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网络与地方如果表现出对立和冲击，那不是由于网络的过度发展，而恰恰是由于网络

发展之不够深入。

### 三、从网络—地方到地方—网络

在对网络与地方的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集中于关注网络对地方和传统的时空逻辑所造成的冲击和改变,而容易忽视在这种冲击和改变中地方的意义及其对于网络—地方复合构架所起的作用。例如 Graham 和 Marvin 等研究者指出信息技术对传统的地方空间或场所空间具有的协同、增强、补充等作用,<sup>[9]</sup>但是这种关系主要集中于网络对地方的影响而不是地方对网络的影响。究其原因,是网络文化的强势兴起所吸引的注意,而地方空间则容易只成为新崛起现象的背景和受动者。单边的网络中心研究不是将网络真正地至于网络—地方的复合构架中,容易在网络的崛起中忽视地方对网络所具有的潜在意义。例如孙世界曾指出城市空间与信息技术倾向于协同发展而不是对立,但是他把这种协同发展关系仅归结到电子空间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替代效应、生殖效应和增强效应”等,而未突出城市或地方对网络电子空间的作用,使得对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倾向于单方面地强调网络文化如何促进城市功能的相对分散、如何将部分物质流转换为电子流、如何为城市物质空间提供媒介入口等问题。<sup>[10]</sup>而事实上,网络对地方的作用中也蕴藉着现实地方在网络时代的自我作用,网络的地方影响中不仅要体现网络为起点的网络—地方逻辑,也要体现地方为起点的地方—网络逻辑。

网络不仅是一种沟通与传播信息的工具,更在背后蕴藏着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网络的现实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技术或设施、主体意识的现实性,而要归结到网络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现实性,而地方与空间是这种现实性的重要维度与集聚。由于主体的生产与生活无法脱离现实地方的制约与动力,因此网络主体的文化表征也体现出种种深层的地方驱动与地方逻辑,网络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地方化的驱动因子。从文化的地方特质与地方需求而言,超地方化、全球化的网络文化传播依然离不开强大的地方需求,网络新闻、虚拟社区、电子政务商务等体现出对本地的生活与社会经济方式的融合。网络中的虚拟交往虽然仍然存在,但越来越被线下交往、SNS 等社会网络所延伸和取代。在差异化的网络

竞争策略下,“本土化已经成为当代传媒发展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景观。它不仅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传媒拉拢受众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更成为国家、民族乃至某个具体地域的特定文化等维护自我生存空间的重要利器”。<sup>[11]</sup><sup>88</sup>在此基础上,罗兰·罗伯琛所谓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已经成为当代传媒文化本土化或全球化中的一种典型景观,甚至将发展成为未来传媒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主要景观”。<sup>[11]</sup><sup>134</sup>

地方不仅对网络文化的特色产生重要的形塑作用,还对网络产生着增强的效果;尤其是,地方与网络的重合会带来双向的震荡和网络功能的进一步强化。这体现了地方对网络的现实制约和网络虚拟文化发展的现实限制因素。网络虚拟空间的发展最终必须受到现实社区与地方场域的制约,正如 Ball-Rokeach 指出的,除非得到先前的真实社会和文化网络的支持,否则在线社会联系难以获得长久发展。<sup>[12]</sup>Beniger 提出了“假社区”(Pseudo-community)的概念,他指出,人们常将仿真化的人际传播当做是人际互动,想象上面有一个社区,但这不代表其中有真社区的存在。纯粹虚拟的网络空间充其量只是“虚拟居所”(virtual settlement),它只是单纯的信息交换的空间,而缺乏真实的地方与社区所具备的现实归属与认同感。事实上,不能把网络从现实语境中抽离出来考察它对地方空间的影响,网络只有在与真实场域的交互中才具有其真实性和现实性。网络的地方逻辑必须还原和置入到地方的网络逻辑之中,脱离了后者的“网络地方”只是不完整的切片和碎片化的嵌入。

### 四、网络文化地方性的辩证逻辑

网络文化的地方性,不仅体现在地方在网络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地方对网络的驱动和收编机制中,也体现在网络反地方性的文化表征自身中。这种异化逻辑表现在:网络超地方化的景观向地方的内在转化。也即,地方化不是外在于网络超地方性的作用而是其内在机理和自我归依。网络的反地方性表象所蕴含着的地方化自我异化深层次地体现出网络文化的地方逻辑。

网络虚拟社区制造了对实体地方的超越,制造了超越实在场所的公共领域,但是这并不等于虚拟社区与地方空间的必然对立以及前者对后

者的必然冲击。从网络空间本身来说,它既可以是虚拟性的,也可以是实在性的空间转换。以虚拟社区为例,网上社区的现实化、逆虚拟化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显著的现象,对此我们不应该只把它们作为一种表层的、偶然的、现象或有意思的视角,而要看到其深层的悖论逻辑。网上社区蕴含着“再地方化”的效应与本质趋向,使得网络主体不再只是虚拟空间中的构成,而是实现地方化的社会组织和互动连接,实现网络对地方空间的嵌入。这种嵌入恰恰实在与网络虚拟空间的张力中的内在诉求与自我转换。完全虚拟的网络互动往往无法持久化,而被“网聚”、“见面”等线下地方的现实互动所取代。城市社区的网络空间正在互联网时代逐步兴起,“随着我国城市网络建设和应用的不断加强,互联网正深入城市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数字网络化的社区正在形成”。<sup>[13]</sup>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叠合,更加突出地发挥着虚拟空间在现实空间中的功能与作用。另一个例子是网络交往,虽然虚拟空间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这类交往中很重要的是对既存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护和现实生活中社区的延续。<sup>[14]</sup>虚拟网络社会的网络化,也凸显着网络地方性的自我异化的技术辩证法。

当前的网络文化正与全球化的文化传播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构成一种全球化的网络文化融合语境,对地方和地方性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这种强势的文化侵袭和文化殖民中,地方作为一个基本性的维度始终维持着其在文化面貌中的重要标度。其内在的辩证逻辑主要是,全球化、超地方化的网络文化对受众主体的影响要经过地方化的转换,其聚集与呈现的动态景观、接受与诠释的主体视域、交流与传播的知识共同体,无一不是全球化背景中牢固坚守的地方性尺度。“地方必然存在于全球化之中,但不是以一种空洞的形式,以一种空白的方式,而是有一个明确的身份,是带着地方的历史记忆,地方的生活方式,地方的文化禀赋,地方的情感体验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全球化与地方不形成对立关系,全球化是包含了地方的全球化”。<sup>[15]</sup>同样,网络的超地方化普遍传播中,主体也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在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共同

体中,在不同地方与区域的信息差距和“数字鸿沟”中,在全球化流动的网络景观的个性呈显和有限呈显中,使得这种超地方的文化流动带上显著的甚至本体性的地方质属。正是由于文化主体的本地特殊性,文化侵入常遭到反抗和当地文化和经验的重新定义。在伽达默尔所谓的诠释学“视域”下,网络的超地方性也要经过接受主体的诠释学转换,“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来自某处’和‘与某处相联系’的特性,因而地方不能被化约为地点(locality),而是与当时当地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的”。<sup>[16]</sup>因此,地方成为彭兆荣等人所谓的“作为认知图式的地方”,<sup>[17]</sup>而不仅仅是作为认知对象和认知环境的地方。受众不是直接与超地方性的网络文化环境进行交互,而是从全球化、去本地化、去差异化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走向中介化的“小叙事”和有界有限的文化共同体。

## 五、结语

在网络强势兴起的文化时代,对地方的考察不能降低到和化约为网络技术思辨的层次,而要在网络-地方耦合的一体化系统整体中审视地方的意义。忽视这种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而抽象地以种种强论调或弱论调把网络中地理和距离的终结与地方对立起来,认为网络与地方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主与次、支配与受动的关系,都陷入了把网络文化与地方性割裂的潜在前提,于是剩下的就只是如何减小与调和这种断裂。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容易对当前诸种网络的地方化现象产生视而不见与无意屏蔽,忽视地方性网站媒体、网上小区、社会性网络服务、网上实体空间等所体现的内在网络文化规律与发展总体趋势,而把它们只是作为零星的、偶然的甚至“有意思”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并不能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模拟性和去空间化等特征就把它与现实的地方和传统的空间逻辑分离开来,因为网络只是一种嵌入在现实社会中的工具、中介而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网络文化以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形态为基础而不是相反。在考察网络与地方的关系的时候,不仅要探究新兴的网络文化对地方的影响,还要考察这种影响力量是如何受到地方的深层制约与形塑的,从而要求网络-地方的逻辑起点转换为地方-网络的逻辑起点。即使在

网络去空间化、反地方化的发展现象与态势中,它本身也蕴含着朝相反方向发展的自我动力和自我异化逻辑,这种动力就在于网络自身而不是外力的后果,它在虚拟的社区和交往中潜藏着现实地方的逻辑,在全球化的流动溶合之中潜藏着有限有界的地方性文化诉求。把植根已久的传统的地方空间与地方社会文化从现实的生产、生活空间和共同体中脱离出来而置入到网络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是不牢固的、不持久的也不现实的,最终的趋势是网络文化逐渐被现实的地方逻辑形塑和收编而不是地方被网络虚拟逻辑所消解。网络只是制造了一个平台而不是制造了这个平台之上的社会共同体,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达,网络对现实地方空间的植入将更加普遍和深入。在与日益强势的网络社会的接轨中,要深刻地认识到网络文化自身的地方逻辑,不要因为表象而忽视内里,不要因为局部而放弃整体,要把这种地方逻辑上升到本质性的层面而不是在纷繁的网络文化的现象之后追赶。

#### 参考文献

- [1] O'BRIEN R.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2:162-198.
- [2] GILLEPSIE A, WILLIAMS H.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8,20(10):1311-1321.
- [3] 徐鑫,王剑云. 网络时代城市社区邻里交往趋势探讨[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3): 282-285.
- [4] 约翰·希利·布朗, 保罗·杜奎德. 信息的社会层面[M]. 王铁生, 葛立成, 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 [5] 杜骏飞. 存在于虚无: 虚拟社区的社会实在性辨析[J]. 现代传播, 2004(1): 73-77.
- [6] 何明升, 白淑英.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8.
- [7] MOKHTARIAN P L.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Estimating the Impacts of Telecommuting on Travel[J]. Urban Studies, 1998,35(2): 215-241.
- [8] 汪明峰. 城市网络空间的生产与消费[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8.
- [9] GRAHAM S, MARVIN 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City: Electronic Space, Urban Place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1-42.
- [10] 孙世界. 信息化城市: 信息技术与城市关系初探[J]. 城市规划, 2001(6): 30-33.
- [11] 蒋晓丽. 奇观与全景: 传媒文化新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8.
- [12] MATE I S, BALL-ROKEACH S J. Real and virtual social ties: Connections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ven ethnic neighborhoods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5(3): 550-564.
- [13] 郑文. 互联网与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J]. 广西社会科学, 2005(11): 167-171.
- [14] 赵联飞, 郭志刚. 虚拟社区交往及其类型学分析[J]. 社会科学, 2008(8): 72-78.
- [15] 余达忠.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 非领土扩张化和本土重建[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6): 117-121.
- [16] 李小敏. 国外空间社会理论的互动与论争——社区空间理论的流变[J]. 城市问题, 2006(9): 89-93.
- [17] 彭兆荣, 吴兴帜. 作为认知图式的“地方”[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71-75.

## The Local Logic of Cyber Culture

XU Xia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Cyber culture is embedded in and extending from the place-web system but it is not opposite to locality, although it has technical features of anti-distance and anti-space. Cyber culture exists in the space logic of real production and life, where the place is the foundation of cyber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 of anti-locality of network is in dialectical self-alien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be consciously aware of hidden essential of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yber culture's local logic, restoring local effect of network from technical speculation to the totalit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cyber culture; local; space of flows; virtual

(责任编辑 张文鸯)